

《玻璃牆》

四文二甲 江祚宇

太陽有些刺眼，雲層不厚，但微微的細雨仍舊落了下來，幾滴幾滴的沾濕了衣服和頭髮，夏秋交際之間氣溫還有些熱，但雨水把溫度降了不少。太陽雨不太常見，第一天時我也稍微驚訝的望著天空說「呀，是太陽雨呀！」這樣的話，不過那幾天卻不斷的下著不常見的太陽雨。

婆婆的喪禮沒有太多人參加，原因大約離不開家族糾紛等無聊的小事，而我也只是因為畢業了幾年還沒找到好工作這樣奇怪的理由，於是坐了幾小時的車程到小時候常來的這棟，看來也許是從大正時期就存在的老房子參加喪禮。

要說有多鄉下呢？就是沿途只有田，甚至沒有路燈，一旁靠著山的那種鄉下，全村只有一條柏油路能通向外地的那種鄉下，讓都市出生的我有點喘不過氣的那種鄉下。

屋子內能嗅到木頭發霉的味道，和尚坐在前方念經，親戚來的不多，大概是這棟房子沒什麼價值而且勢必是已經繼承給從小給婆婆帶大的堂妹的。和尚到底在唸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在段落與段落之間偶爾的空白能聽見雨滴打在屋頂的聲音。想起來上次在這房間內時已經是國中畢業的事了，那時的我已經很少來婆婆家拜訪，只是因為要讀高中了所以義務性的來說一聲。在那之後去了必須住宿的高中，爸爸也因為工作帶著媽媽去了國外，於是直到婆婆去世的現在，我才再度來到這棟老房子。

「好久不見呢。」

妘樂綁著單馬尾，全身黑的坐在木頭長椅上。堂哥與堂嫂那年發生不幸的意外，妘樂，也就是我的姪女被送來婆婆家，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

「叔叔。」

「這麼叫都被叫老了呢。」她有著漂亮的單眼皮，五官很細緻。從小就是個安靜的女孩子，不怎麼說話，總是躲在婆婆後面。

距離上次見面也好一陣子了，那時的她大概也才小學，基本上我根本沒機會多跟她說幾句話。也許是父母雙亡的關係，妘樂那時的表情相當成熟，應該說太過成熟了，能從她的眼中瞧見對於生命無常卻又無力抵抗的不甘，我當時只覺得「這小孩真不討喜」。我們見面的時間不多，就只是個遠房親戚，而關於妘樂父母，我的堂哥與堂嫂離開的事也是在那之後離開婆婆家才知道的。

「之後有什麼打算嗎？」我問她。

但妘樂搖了搖頭，後頭的馬尾輕輕地擺動，眼神跟那時候一樣，一樣的難過。

其他人在太陽下山前離開了村子。雨隨著太陽消失，入夜後的鄉下涼涼的，但我沒帶外套來，也不曉得該怎麼回家。最後一班公車已經開走了，我只能待在婆婆的房子裡跟不太講話的姪女在一起。

「這附近有旅館嗎？」我這樣問她，但想當然爾這般鄉下的地方是沒有旅館的。

「裡面有空房。婆婆說，要是有人回來的話就住那間就好，所以在她離開前那裡都隨時能讓客人過夜。」妘樂口中的客人，也就是很久很久都沒有回來的我與其他親戚。

我不太清楚要跟她說什麼，只好走進去那間房間。房間舊舊的，有著用簡陋木板架高的床架，木造的隔板已經腐壞的差不多了，就各方面來看這間房間也能說是整棟房子的縮影，稍微現代化的設備也只有從門外拉進來的電線插座而已。

「嘿。」洗完澡後，我穿著原本的衣服跟坐在前廳等我洗完的妘樂打招呼，原因是整棟房子的浴室只有那間而已。

她沒說什麼。

很尷尬嗎？很尷尬沒錯，我只想隔天早上起床快點離開這陰沉的房子與看來令人哀傷的姪女。

破舊的床板我只要稍微翻身就會發出吱吱的聲音，一切都是那麼的陳舊，老舊的梳妝台老舊的衣櫃，老舊的床板和老舊的天空。

起了個一大早為的是還得走三十分鐘左右才能搭到的第一班車。妘樂沒有來叫我，我也只想趁著她沒發現時離開這地方。但一走出房間卻聞到了白飯的香味，走向飯廳才看見妘樂端正的坐在餐桌前。而在餐桌的另一邊同樣放了一雙碗筷。

「噢，不好意思，那個我可能要去趕第一班車了。」我對她說。

妘樂看了看我，似乎在等著某些什麼東西的到來，但時間過了很久，沒有其他東西出現在我們之間。空氣凝結著，我走不太開，不知道在多久以後她站了起來，把碗筷收了起來。

「對不起，我習慣了做兩人份的飯菜。」聽來有些慌張，這讓我的心糾結了一下。

她的手在顫抖，我看的出來，那是強忍著不哭出來的心情。

那麼我也真無情呢，想把這女孩拋棄在已經沒有婆婆的哀傷房子之中。

「中午還有車嗎？」我小聲地問她。

她站在流理臺前稍微點了點頭。

沒多久我們兩人圍著不太大的紅色木頭餐桌吃起早餐，妘樂的手藝不錯，早餐相當好吃，但她的表情實在太過於沉重，我也不清楚要怎麼對待這女孩。

想了很多的問題，但沒有一個適合在這個時候對她發問，陽光從窗戶照了進來，讓妘樂的身上被光線劃了一半開來。

靜靜地吃完了早餐，她還是不開口，我也不好說要離開這裡，只好去外頭抽菸。天氣很好，陽光閃耀著讓整棟老房子看來較為有一些活力起來，但才剛點起香菸前端沒多久，雨水又落了下來，正巧幾滴稍微大滴的雨水打在香菸正起火的地方，使得微弱的火花熄滅掉。這是回到鄉下後的第二場太陽雨，雲層一樣不厚，但天空偏偏就是想在太陽剛出來沒多久用力灑下一些雨水。

「太陽雨呢。」她走出來站在我的一旁，在看見天空之後表情變得比較柔和了一些。這時才發現，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妘樂都只是個普通的可愛女孩子而已，只是我見到她的每段時期都被那令人不甘的現實所掩蓋。

「是呀，真稀奇呢。妳喜歡太陽雨嗎？」

「喜歡。」

「為什麼呢？」

她稍微思考了一些時間，也陪我一起坐了下來靠在矮小的台階上。

「整體來說我不喜歡大雨，也不喜歡大太陽，所以太陽雨很不錯呀。」

「能夠看見太陽的雨嗎。」我望向天空，又看著妘樂問：「妳想離開嗎，這個地方。」

「想呀，但是不行呢。這裡還有婆婆的家。」

「不過不離開的話，也許會困在這裡一輩子喔。」

妘樂轉過頭來看著我，那句話是很無心的，但她的表情能看得出來她早已被這個問題困擾許久。風吹過，幾滴雨又滴在我的臉頰上。她伸出手來輕輕幫我揮掉水滴。

「多陪我一天吧叔叔。」

她簡單的問了我，寂寞吧？我跟她都相當的寂寞。

我回答：「好呀！」反正我是個目前沒工作的無業青年。

還沒到中午的時間，妘樂穿著寬鬆的背心和短褲綁著馬尾，戴著頂有著白色緞帶的草帽，也不怕被雨停了露出有些刺人陽光的天空曬傷，帶我去婆婆家附近的小山坡閒晃。

雖然說是附近的小山坡，但爬起來卻也有一定的高度，平常在都市中沒什麼運動的我沒多久就有些氣喘吁吁，下過雨的早晨，一旁的大樹都散發著柔和的味道。妘樂似乎心情轉變比較好一些的走在前頭。

「婆婆以前常跟我走這條步道，在我們吃完早餐後。」

「可以等我一下嗎？」我喘著問她。

「不行。」她跳著跳著轉了個彎又消失在我眼裡。

爬了一陣子才看見較為平坦的山坡上，妘樂就坐在那顆大石頭之上。那顆石頭就像是生來就做為妘樂的椅子一般的立在山坡中間。雨水使得草地上閃閃發亮著反射陽光，妘樂轉頭過來示意要我走過去她一旁。

「叔叔，都市裡可看不見這樣的場景喲！」

從小山坡上能望下底下的村莊，天空還有些霧氣，但金黃色的稻田跟草皮一

樣被雨水灑過後照著太陽，像是某種印象派的藝術般用力地揮灑在我眼前。但我卻不清楚妘樂口中的場景是山坡之下亦或者她那坐在石頭之上的身影。

「是這樣嗎。」我低聲說著，像是不願被她理解一樣。她那還流露著一絲哀愁的眼中，反映了我對這片土地的排斥。她畢竟也是個現代年輕女孩，真的有辦法在這裡度過嗎？

「婆婆以前也說過想讓我去都市念書。」她說。

然而那句話似乎還沒說完，妘樂就跳下石頭，跟我說著肚子餓了。

那樣的畫面和對白，直到不久後的未來我依然歷歷在目。

「不能離開呢，要是離開的話也許就沒有人記得婆婆了。」

我們走下山坡，離婆婆的房子大約半小時路程能走到老舊的雜貨店。雜貨店的櫃台坐著眼睛睜不太開的某個婆婆，店門口也躺了一隻眼睛同樣睜不開的老黃狗邊睡覺邊發出呼嚕的聲音。

妘樂帶著我走進去，從燈壞了的老冰箱拿了兩瓶運動飲料，把錢放在櫃台後再走了出來。這是這村莊較為繁榮的地方，有一兩家小吃店、雜貨店，目前看來是只有這樣。

兩人在其中一家小吃店隨便吃了些東西當做午餐。我不明白的是，這女孩在這裡到底會用什麼樣的方式生存下去呢？原本的妘樂跟婆婆兩人相依為命還有一些理由，但就只為了婆婆的房子而留在這沒辦法離開，那是個好理由嗎？我不太清楚，小時候爸媽不常帶我回婆婆家，對婆婆也沒什麼印象，對妘樂的爸媽也沒什麼印象，想到這裡才發現，為什麼對跟自己留著一樣血脈的人們連回憶起長相的空間都沒有呢？

「是為什麼呢？」我把這樣的問題問了我的姪女。

但她的單眼皮眨呀眨的，就這麼盯著我卻不開口。喝了幾口麵湯，才把似乎準備好很久很久答案告訴我。

「也許利益關係聯繫的會比血緣還深吧。」

我看著妘樂吃麵。

「有道理。」

明天的車是幾點呢，看著妘樂的馬尾，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

走回家後我洗了個澡，浴室的磁磚看來髒髒的，第一次在這洗澡時有些不甘願，但第二次就不覺得那有什麼。往另一方面想，我正在跟一個可愛的女生住同一個屋簷下用同一間浴室，但畢竟是叔姪關係，著實覺得有些可惜。想了想卻不自覺地害臊起來，都是個快三十歲的叔叔了還像個青春期的的小男生一樣，真是好笑。

「叔叔明天要早上走嗎？」她坐在前廳，讀著某本泛黃的書。

「那是妳的書嗎？」

「不是，是婆婆的，想看的話可以去二樓婆婆房間，都還留著。」

於是我走上二樓，樓梯間很窄，也很陡，不知道為何要這麼設計，牆上掛著已經停下來齒輪時鐘。我無聊地想著「是時鐘停了還是整個世界都停在這了？」這樣沒有意義的想法。

打開婆婆房間的門，是狹長型的房間，除了在門口能看見的梳妝台、一張書桌和一旁的衣櫃，另一邊有張鋪著花布床單的雙人床和三大櫃擺滿了藏書的書櫃。

「很厲害吧。」妘樂從我身後的樓梯走了上來。

「婆婆那麼愛看書呀？」

「不，她不識字喲。偶爾我會唸給她聽而已。」

那這些書是誰呢？其實也不用想太多可能性，答案很簡單，是我早已去世的公公，妘樂的曾祖父。

「樓上原本的小孩房婆婆也都沒有動過，她說的。」

書櫃上灰塵不多，可能在婆婆生前都還掛念著這些書吧？除了一般的世界名著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小說，大多都是與空氣接觸了很久很久而泛黃的那種，在那之外也不乏許多日文書籍，像是一拿出來也許就會散掉一樣的整齊擺在書架上。

所以才不能離開，是嗎？

雨下大了，大到在屋子裡就能聽見雨水落在地上的聲音。

把婆婆的房門關上，與妘樂一齊走下有點陡的樓梯。

我說我想睡個午覺，但她說不要比較好，因為晚上要是睡不著的話會相當的無聊，所以從她小時候來婆婆家住到現在每天都早睡早起的。的確，這裡沒有電腦也沒有電視，有的話也許還不一定會有訊號。

於是我們兩人又坐在前廊看雨。

「還是早上下的太陽雨好呢。」她說。

「如果你想的話，可以來我家住啲，我家還有空房間。」

「欸，這樣不好吧？」

「不是我沒有那個意思啦，只是……」

她笑了起來，就好像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開口笑過的那種笑法。雖然我不覺得剛剛到底有什麼特別好笑的對話，但看著她笑的那麼開心，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想呀，但是不行呢。」

我回想起當初為什麼這個小女孩沒有被送來我家呢？再怎麼說有餘裕和精力照顧那時候的她的親戚應該也會先找到爸媽的。大概也只是無聊的家庭糾紛吧。

「可能現代人太自私了吧。住在這裡住久了，才會學著付出呢。」她笑著說。

姪女大概比我還成熟許多吧。我這麼想著。

到晚餐之前我試著讀了幾本小說，有關於潛水艇的外國小說我是一個字也讀不進去腦海，就算是描述魚或者小矮人的也不合我的胃口。可能我本來就不是個讀書的料。雨還沒停，妘樂已經開始準備晚餐的飯菜，我也問了她有沒有能幫上忙的，但她只叫我洗米然後去坐好。

那晚的天花板沒有第一天一般有壓迫感，陳舊這個名詞在我心目中好像有了某種轉變。梳妝台、床板、衣櫃跟天空，甚至連呼吸的空氣都變得不像話的宜人。

爬過山的晚上很好睡，入夢很簡單。那晚睡得很沉，起床時陽光照進來，能

看見飄浮在空中的細細粉塵，夢想不太起來，但應該不是惡夢。

妘樂的飯菜很香，不管是早餐或是晚餐，都能讓人一口接一口的。

「叔叔不要吃那麼快。」

「昨天太好睡，也太早睡，睡太久早上就更餓了。」說著話時，又忍不住多吞了兩口飯而噎著自己，我沒想到會在這樣的年紀過這般生活，雖然有些不方便，但卻遠遠的比在都市生活的自己開心太多。

然而，我還是得離開這裡。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我答應妳。」我對著似乎又要被寂寞吞噬的妘樂說，她笑著對我點頭，但我知道她正在心中質疑我的諾言。

「不用太勉強自己。」

「我找到工作後第一個休假就會回來，到時候請妳也幫我準備好客房。」

「叔叔路上小心。」她對我微笑時，眼睛也彎彎的笑了起來。

她陪我走到候車處，又多聊了好一會時間，才從遠處看見同樣老舊的巴士緩緩地發出引擎老舊聲音開來，上車時我不斷地對著妘樂說一定會再回來，也會幫她帶禮物的，坐上車後也急忙坐到窗前，在巴士駛遠以前對著窗戶胡亂揮手，像是要離開照顧自己多年的父母一樣。

妘樂就那麼的站在那，裙襬被風吹得有些飄逸。

天氣不錯，但窗戶硬是被淋上了幾滴第三天的太陽雨。

她會覺得開心嗎？能看著太陽而淋雨的時節。

直到身為人父的現在我依然忘不了那個住在鄉下，守著婆婆房子的姪女。很遺憾的，我沒有遵守那次的承諾，年輕時的自己總是有太多藉口，即使在那棟房子中似乎找回了什麼，但回到都市後卻忘得一乾二淨。

之後再回去鄉下是那時回都市後的第三年，好不容易有了較長且空閒的長假，年屆三十多的我帶著自己胡亂從百貨公司買的禮品坐上似乎是同一位司機的老舊巴士。

那陣子不只城市，整個國家都變化得相當快，由於後來新上任的首長決定在

婆婆家附近不遠的地方蓋高速鐵路，原本的田呀、樹呀還是小溪什麼的都消失了，路變得寬了許多，空地多出了許多棟長差不多而且沒什麼美感由於都市的土地飽和了而來鄉下繼續蓋的建案。

雖然車程沒有縮短太久，但整體來說都市把我回憶中的鄉下侵蝕了許多，使得好像把兩地的距離減少了很多。在城市中隨處可見的商店也在下車地附近開了幾間，雜貨店變成了連鎖量販店，最誇張的是原本的老舊民宅竟然貼了公告說是要蓋成高檔咖啡廳。

我抱著緊張的心情走向婆婆的房子。

卻消失了。消失得一塌糊塗呀！

整棟房子像是被從地上抹平再塗上高地跟人一樣的芒草般化為被圈圍的空地，鄰近的山坡樹少了一大半，那一大半都被建商的圍欄圍了起來。

「搞什麼……」那時的我拿著許多從城市想帶來送給妘樂的禮物，卻只能站在長著芒草的空地前後悔。

每當下起不常發生的太陽雨時，總會想起妘樂的微笑和帶著哀傷的雙眼。

想起婆婆的書櫃跟看來老舊的浴室，想起妘樂做的早餐和一起爬的山坡。

老婆總是問我，為什麼下起太陽雨時我身邊總會帶著沉重的氣氛，要一口氣說完也有點困難，所以我也都這麼回答她：

「整體來說，我不喜歡大雨，也不喜歡大太陽，所以太陽雨很不錯呀。」

希望你看見太陽雨時也能微笑。